

情不知所以情若归何处

许我唯一 许我天荒



浅浅烟花渐迷离
著

I WILL LOVE YOU UNTIL THE END OF TIME

如果你爱我 只盼你能许我一盏灯 在我深夜迷途时 指引我回家的方向

爱情是无数次跌倒与爬起的过程

唯有爬起，才更靠近心心向往的太阳



测绘出版社

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

许我唯一
许我天荒

下



浅浅烟花渐迷离
著



测绘出版社
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

© 浅浅烟花渐迷离 2015

所有版权(含信息网络传播权)保留,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许我唯一,许我天荒 / 浅浅烟花渐迷离著. — 北京:
测绘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-7-5030-3806-8

I. ①许… II. ①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8226号

责任编辑 赵 强

装帧设计 仙境

出版发行	测绘出版社	电 话	010-83060872 (发行部)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0号		010-68531609 (门市部)
邮政编码	100045		010-68531538 (编辑部)
电子邮箱	smp@sinomaps.com	网 址	www.chinasmp.com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	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成品规格	166mm×235mm	印 张	40
字 数	663千字	版 次	2015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	定 价	52.8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030-3806-8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结婚后遗症	// 001
第二章 是可忍，孰不可忍	// 021
第三章 心与心的距离	// 039
第四章 我的那个太阳	// 059
第五章 老虎嘴里拔牙	// 079
第六章 言不达意真谛	// 101
第七章 婚姻就像贻品	// 121
第八章 再见我的良人	// 141
第九章 汪洋恣意的海	// 157
第十章 身上一块顽疤	// 175
第十一章 信念来自经历	// 193
第十二章 共赴永殇之河	// 213
第十三章 我是真的爱你	// 233
第十四章 藏不住的秘密	// 251
第十五章 还没说我爱你	// 271
第十六章 许我天荒地老	// 297

×
×
×
×
×

第

一

章

许 我 唯 一 ， 许 我 天 荒

结
婚
后
遗
症

×
×
×
×
×

人生有三大喜事：他乡遇故知、金榜题名时、洞房花烛夜。前两项我没遇着，占了最末的那项，今天我刚刚结婚，而此刻正是洞房花烛夜。

就是我那英俊的新郎喝酒喝到不省人事，四仰八叉地躺在大红喜床上呼呼大睡。我考虑要不要趁他酒醉没醒时来个霸王硬上弓，独自把这房给圆了？

但将他上下左右看了看，还是觉得这个任务太过艰巨，非我能独自完成的。

最后心态端正地出了卧室，一摸肚子，饿得发慌。结婚简直是对新娘的摧残，从头到尾一口没吃不算，滴水都没进。翻遍厨房，也没找着可供填肚子的食物，所有人把精神都扑在了婚宴上，却忽略了新组建的小家庭里的温饱问题。

幸好在客厅的圆桌上找到了蛋糕，不管我平时有多腻味那甜品，肚子饿起来也不管了。正当我吃得不亦乐乎，头顶传来磁性的嗓音：“我也饿了，给我吃点。”然后手上举着的那块只剩一口的蛋糕就进了对方嘴里，顺带还含到了我的手指。

这不小心碰到也算了，问题是手指在他口中被舔舐了半圈，将那上面的奶油都舔干净了，他才满意地放开，然后进攻桌上的下一块蛋糕。

我的脸倏地如煮熟的虾子般变得通红，这这这……我和他虽关系密切到已经冠上他的姓，可如此暧昧的调情，乃初次碰上。气人的是，他那一脸无辜的样子，就像是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气定神闲地拿着叉子，很是优雅地吃着蛋糕。

从小就学过一句话：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。而谦让，从不是我的美德。于是，我就做了件更加暧昧的事，凑到他唇边，伸舌轻舔他的唇角，半圈过后，我退开，指了指他的唇道：“沾到奶油了。”

然后欣赏着那留了我水印的唇瓣，很是满意。

乌亮的眼眸直直盯着我，我有些不淡定了，难道是我太主动了？可怎么着窗外黑漆漆的，是可以那个啥了，呃，就是人生三大美事的最后那一美。

浅浅梨涡变为桃花灿烂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我醉在他的妖娆一笑里，而下一秒我的笑变成了苦笑，因为一把奶油被抹在了我脸上，肆意的笑声传来。

有仇不报非君子，我大吼一声，抓过一把奶油就要往他脸上反抹回去。可我的手还没贴上他脸，就被捏住手腕反手一剪，将我往前一推，扑跌在沙发里。手被扣在了背上，而双腿则被他用膝盖顶制住，然后我，不能动弹。

头顶传来醇厚的嗓音：“我没教过你吗？制敌要先机，你一共犯了三大错误。首先在攻击前不该大吼，这等于是在提醒我，‘出其不意’四个字的要求你没学好；其次在我将你反擒住手腕时，你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设法脱身，而不是继续顽抗；第三则是你选错了对手，你这几下子是我教出来的，敢把招数用在我身上，嗯？”

我将脸埋在沙发内，边把那奶油揩在垫子上，边暗自神伤。

可已经得势的男人却还是不肯放过我，傲慢的口吻在问：“服不服？”这个局面我能不服吗？恹恹地回：“服。”

“大声点！”

“服！”

他依然不放过我：“没个称呼的？”我不由得恼羞成怒：“许子杰，你有完没完？”

疏忽间，气场顿然转变，他突然凑到我耳边咬着我的耳朵轻语：“喊许子杰是吧。”口吻极度危险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的牙齿已经磨在了耳垂上，不轻不重，有点微疼，更多的却是酥麻。然后，下一秒我身体一轻，被他拦腰提了起来。因为是头朝下，所以可从他的脚步方向分辨，这是在去往卧室，难道是……要进行那洞房花烛夜？

哎哟，我又娇着了，只是这个方式实在是野蛮，我比较喜欢公主抱啦。

可当他脚迈入卧室门后，却没有往床那边走，而是一个转弯进了浴室，等到凉水冲在头上时，立即让我一个激灵。我推开他作恶的手，想去瞪他，又被下一波的莲蓬雨浇灭了气势。雨幕中传来他的声音：“头发上都是奶油，帮你清洗清洗。”

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恶整我？最后我实在撑不下去，大声喊：“指挥官！行了吧。”凉水戛然而止，抬头见他居高临下看着我，表情甚为满意地说：“嗯，洗干净了，去外面擦头发换衣服吧，我正好冲个凉，去去身上的酒味。”

我惊愣住，呆呆地看着他脱因刚才小战湿掉的外衣，当解到衬衫纽扣时，他顿住

了手，挑着眉似笑非笑地问：“想和我一起洗？”唇角的那个弧度，怎么看都带着邪气。我连连摇头，然后落荒而逃。

当我换好衣服，拿着毛巾还在擦头发时，察觉身后有异动，以飞扑之势跳进床内，一头钻进被窝，侧身面朝外。几秒过后，另一边的位置往下陷，他也躺了进来，然后……没动静了。等了几分钟，依旧安静，再等几分钟，还是不动声色。我不淡定了，悄悄翻转，却见他平躺着，双目垂闭，长长的眼睫毛覆盖住了黝黑，呼吸已是均匀，居然睡着了。

不由得泄气到底，难道是我太没有魅力了？之前是他喝醉酒没法办事，刚才可是清醒着又身强力壮的。悄悄瞄了眼自己的身材，不说凹凸有致，但也不小哇，尤其是在结婚前夜，还特意去做了个SPA，全身皮肤都整得滑溜溜的，就为今夜做准备呢。

还在我烦恼着是不是要有“适当”的主动时，闭着眼的男人却语含笑意地说话了：“不睡觉盯着我看干吗？”

我纯粹是有贼心没贼胆的人，被他揪住后连忙否认：“没有，就是看看你睡着了没。”

一声沉笑溢出：“是吗？”话声一落，他一个翻身压在了我身上，黑眸直直看进我眼底。

他的气息突然扑进，舌如开发蛮荒之地般强势探入。然后我灵活的脑子变得迟钝，再到混沌，继而呼吸不稳，渴求的空气越来越短缺。

就在我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因为接吻而窒息的人时，他终于松开我的唇。我立即大口大口呼吸，直叹氧气真乃人之生存之本。意识刚刚有些恢复时，就发觉他的唇并没休战，而是转战他地，改而攻击侵袭我的脖颈，且大有蜿蜒而下的趋势。

更主要的是，我被他搅得脑子像糨糊，他却能一心二用，当他唇舌侵占到锁骨时，手指在灵活地解开我的睡衣。“苏敏，你不专心噢。”危险的声音不知何时抵在了耳畔，他的唇绕了回来，流连在耳根之后的地方。

顿时我嘴里干涩至极，吞咽了一口：“子……子杰。”

“嗯？”

狼牙嗑下，在我后颈！脑子立时反应过来，连忙改口：“指挥官！”狼牙松开，改为舔舐。

当初身上的男人还是我的指挥官时，教过我一句话：实践胜于理论。

今晚我把这句话用到这里再恰当不过！事前做足了功课和心理准备也没用，当他真正侵占进来时，那些安抚情绪的话都成了狗屁，原来实践真的是一门长远课程。

当一切平息下来后，他哑哑着嗓子道：“苏敏，我们暂时先不要孩子好吗？你还小，我这边事情也没了，等一切安定下来之后，再准备生吧。”

心漏跳了一拍，转而漾开笑颜，俯贴在他左胸的位置，听着强劲的心跳声：“听你的。”

因为是新婚夜，兴奋度迟迟不退，睡下后就一直迷迷糊糊、蒙蒙眈眈，无法深入睡眠。过了很久，隐隐感觉到身旁的位置传来异动，贴在身旁的温热也消失了。

困顿地微眯开眼，模糊的身影从另一边翻身而起，套上了黑色睡衣。钝钝地想，他去尿尿？我又闭上眼，继续在那迷迷糊糊。但过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感觉温暖回来。

奇怪，他这是掉马桶里了？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坐起身，想掀开被子去洗手间找找看，可别在那睡着了吧？可当脚尖点地，视角掠过某个位置，晃了个神后又再回转头去看，发现不是自己眼花，那个疑似去洗手间的熟悉身影正站在阳台上。

我欲起身去唤他，可只站起在床边，脸上的那点惊喜之色，慢慢剥离，只剩了惊。

房间没有开灯，漆黑的身影几乎融进了夜色中，之所以我会注意到，是因为他手指上夹着星火。他会抽烟本不是件什么奇怪的事，但问题是我从没见过他抽烟。

从这个位置看，并不完全正对他后背，有个侧角的距离。今晚的月光特别皎洁，打在他身上形成淡淡的光晕，将他的侧脸清晰地呈露在我的视线中。

忧郁、伤感，不足以形容夜色中他暗沉的身影，应该用绝望才贴合。他完全敛去了白天的优雅从容，又淡去了之前的邪恶，还原了他本来的面貌。

我悄悄地坐回了床上，弓起膝盖，手托着下巴，痴痴凝望。于是，他在外，我在内，隔了几米的距离，却似形成了无法跨越的界线，偏扰的思绪泛潮而来。

我想，伊甸园的神话，可以宣告终止了。一场冠名为自欺欺人的梦，也宣告结束了。

那个站在阳台上的男人，是我的丈夫，我又怎会懵懂到无知？早八百年前就从他手机里看过那张照片，也曾与那个站在他心尖位置的人正面相逢过。后来的一切，不过是我画地为牢，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梦而已。

所以前一刻我们温柔缠绵，这一刻我们咫尺天涯。

从他正式追求我到结婚，只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。就是我再执迷不悟，也明白我和他从爱情到婚姻，都是镜花水月，华丽、绚烂，却不真实。

小叔叔曾问我，就一定要栽在这棵树上吗？我的回答是点头，因为他不知道，当时的我已经无法抽身。

重述往事，有些不堪回首。

认识许子杰，是还没毕业，去找老爹汇报些事。正逢校场上一群绿装男儿在较量身手，我那爱凑热闹的性子自然是不会错过的，钻进人群一眼就看到个浅绿衬衣、深绿军裤的男人背对着我，两边袖子卷到手肘处，身材颇长挺拔，一个干净利落，就将对面的男人撂倒在地。

刚好他转过身来，翻遍脑中所有形容词，最后只想到了“好看”俩字。是真的好看，棱骨分明，五官精致。从旁人嘴里问了他的名字，许子杰。

此时我并不懂一眼定终身的意义，直到很久之后，才明白，人往往有时候就是在第一眼的瞬间，指引了心的方向。

后来在小叔叔的婚礼上，看到小婶婶身旁西装笔挺的他，一时间有些无法反应过来，他居然是小婶婶的弟弟。那个婚礼我神不守舍，眼睛骨碌碌全往他身上打转了。婚礼散场时，我悲摧地发现，自己喜欢上了这个男人。素昧平生，从头至尾没说过一句话。

由于对他时刻关注，因此第一时间得知他被调派委任“猎鹰行动”总指挥这消息。届时我已从学校毕业了，跟在老爹身边混，顿然萌生去参加这次行动的念头。

老爹一听我自愿参加这次集训，接受挑战，眉开眼笑，举双手赞同，于是我成为“猎鹰行动”女团中的一员。

这于我来说是个大突破，终于正式走到了他的面前。

这次的集训是封闭式的，当我站在好多排女团姑娘中间，目光自然而然盯住了最前方的许子杰。比起初见，他变得沉静了许多，英俊的脸上没有半分笑意，只有刻意的肃穆。当威严的目光带着寒意扫过每一个人时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自个儿是差点脚软了。

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的目光在扫到我时，定了有两秒钟。他应该认识我吧，我有些不确定地想。可为什么那眼光看我时特别地瘆人呢？怎么着，我和他也能搭上点亲戚关系呀？

点名时，一个个姑娘高声宣读自己的名字，轮到我时，我用那无比嘹亮齐正的嗓音宣报：“报告，我是008号苏敏。”但凉凉的目光射来，就听许子杰说：“听不见，重报。”于是我使出吃奶的力气高喊：“报告，我是008号苏敏。”

“听不见！”

“报告，我是008号苏敏。”

我敢说自己这最后一遍犹如那河东狮吼了，要是他还说听不见，我得建议他去看医生。当然这只敢在心里YY下，哪敢真说出来。

他淡漠地看着我，语调冰冷：“希望在四十八小时极地生存训练后，你还能有此高昂的斗志！”

我再度震吼：“是，指挥官，我一定做到！”

不是我要跟他宣战，而是他那微带了浅讥的口吻，戳中我的爆点了。我苏敏从小到大别的不会，意气之争最会，最受不住这种激将法。

许子杰站在高台上宣布这次行动的规则，首先会在四十八小时极地生存训练里，选出前三十名，进入培训基地，通过五个月的专门培训，再决出前十名；然后才真正进入战斗营，分组训练且比赛，最后胜出者为此次行动的最强者。

听完我就笑了，为期十个多月都能见到他，而且将会有密切接触！内心暗爽，这次来参加集训真是来对了。

哪知等集训真正开始时，我歇菜了。

许子杰作为总指挥，根本不会亲临现场指导，而沿路从旁协助监督我们训练的另有几名男教官。只有完成一个关卡，领取成绩号码牌时，才能与他有那么几秒钟的对视。这……这也太不天赐良机了，我筹谋好了天时与地利，唯独算漏了人和！

训练计时开始！第一个项目是野地马拉松长跑，历时三小时，我以第一名的速度跑到他面前领取牌子。虽然胸口在撕裂般地疼，但为博他正视一眼，也值了。

之后二十四小时内的项目，我都轻松过关，成绩不至于次次拿第一，但也都在前三名内徘徊。可到了后二十四小时，真正的难题才降临。

人的极限，因为高强度的训练而提前到来，不只是我，所有人都开始纷纷出现状况。最后一个项目是翻越山丘，中间必须攀岩、走铁网、跳跃，等于是铁人几项一起过关。咬碎了钢牙，第一个抵达终点，许子杰依旧高高在上。我有气无力地微仰着视线宣报：“报告指挥官，008号苏敏来报到。”

他没有把号码牌立即递过来，而是将我上下扫了一遍：“大声点！”

我只好重复：“报告指挥官，008号苏敏来报到。”暗道此时自己的形象应该是破灭了，头发黏在脸上，还有之前留下的污泥，也不指望他惊为天人。

“之前我怎么说的？还记得吗？”

我困惑地看他，脑中翻着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宣言。还没等我翻找到，就听他沉冷了声音说：“信不信我让你这次成绩冲零？作为一名集训成员，要牢记上级训示的每一句话，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，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？”

呃，我领悟到一个事实，他是在整我。

深吸了口气，扬起声线：“报告指挥官，我知道了。您说希望我在四十八小时生存训练后，还能有如此高昂的斗志。”

“所以呢，给我看看你的斗志，大声点！”

“报告指挥官，008号苏敏来报到！”喊到最后那个字时，我……破音了，形象真正幻灭。可他总算将号码牌递了过来，接住的瞬间，手指相触，冰与火的碰撞。

自然火的那个人是我，冰是他。为了这次碰撞，值了。

背转过身时，我的唇角扬起了得意的笑容。

毫无悬念，我进入了培训基地。说是基地，实则就是用简易板房搭建围堵起来的一个训练场。因为要专门特训，所以必须选一个队长出来。

经过一番“拼杀”，我勇夺了队长这个宝座。私底下其实我是个低调的人，但现在与平时不一样，抢这队长做，首先是为夺许子杰注目，其次还是为夺他注目，因为身为队长有机会向他直接汇报相关事宜。

人与人的交集，是靠自己创造的。而确定了奋斗目标后，自然是要一步步向那儿靠近，如此良机，我怎能轻易错过呢？

如我所想，苦尽甘来不至于，训练依旧严格且艰苦，但与许子杰的接触确实增多了。以前有个几秒的眼神，现在能每天都对上话，虽然大多数都是我在向他汇报，有可能最后只得了他一个点头。

正当我暗暗窃喜时，基地来了个女人，偏偏是找许子杰的。

自我防备意识迅速提起，偷瞄的目光将那女的如扫雷般扫了个遍。然后赤裸裸地自卑了，我跟她比起来，是不是太爷们儿了点？

晚上例行训话时，那女的站在窗边观望，目光如她整个人的气息般温婉倦柔。许

大指挥官严令做两百个俯卧撑才能休息，这于我来说本是小CASS，可是今晚的月色那么美，我特别也想温柔一把。

刚俯身手撑地时，就听冷硬的声音在头顶道：“苏敏，如果你想多做两百个的话，那么尽管慢吞吞就好。”顿时一个激灵，再不作他想，老老实实地完成任务。心中哀号，离那温柔婉约之路越来越远了。

军靴磕在地面上的脆响逐渐远去，不敢扭头观望，仅以耳力分辨，应是去了那特为招呼客人的房间了。而房间的里头，是那位美丽的姑娘。

远来是客！我一边做着运动，一边在心里告诫安慰。人那么远跑来，总得安排安排吧，问候问候吧。这么一想，心里顺畅了许多，突觉两道视线射来，不巧正定在我身上，立即犹如天来神助，打了激素般，伏地起身再伏地……两百个俯卧撑完成时，我第一个站了起来。

然后，这晚睡得不好，原因有二。一是在那胡思乱想，二是睡前训练的那两百个俯卧撑用力过猛了，导致手脚酸痛。这个事实充分证明，逞一时之勇的，是匹夫；抒一时之气的，是莽夫。我既做了匹夫，又做了莽夫，呜呼哀哉。

这事在第二天那姑娘离开后，我就丢到脑后了，继续我的追随崇拜之路。

五个月后，到接收成果的时候，我咬着牙冲锋在前，将那一个个科目当成某个人，完成一个就是超越。最终不出意外，我又挺进前十名的行列，真正走入战斗营。

到了战斗营后，心境上倒有些改变了。起初参加这个活动是为找机会与许子杰接触，那叫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但后来刻苦的训练，每一次都挑战不可能的极限，越来越把我的兴致磨起来了。就算为在许子杰面前争那么一口气，我也誓要把那第一的宝座抢到手。

十个人，分成两组，我又毋庸置疑做了其中一组的组长。可最后的冲刺却比前面来得更加残酷，集训的难度上升了好几倍，密集式的训练让人透不过气来。每高强度训练一个月，会展开一次两组队员之间的PK，输的那方会有一名成员淘汰。

我作为队长，在排兵布阵上不容有半点差错。否则淘汰的就会是我的组员，也可能是我。所以当其中一次任务因为我指挥不当而失利输掉比赛，差一点就被淘汰时，我那叫一个悔啊。枪打出头鸟就是说的这，当初真是脑袋反轴去抢这组长来做。

顿然萌生退位之念，于是我借机找上许子杰，打算与他好好“沟通”。机会是自己创造的呀，理由很充分，所以我敲响许子杰房门时，很是理直气壮。

听到一声应后，推门而入，眼睛倏然一亮，纯属条件反射，只要看到他的身影，就会如狼崽子见到猎物般，闪烁幽幽绿光。他原本似乎在整理着什么，见进来的是我后，就起身漠然而问：“什么事找我？”

小酝酿了下，昂起头一本正经把来意讲了出来。

他听完后没立即说话，只是盯着我看了半晌才问：“你考虑清楚了？”

“报告指挥官，我考虑清楚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给我个理由。作为组长，虽然在要求上我会对你更加严格，但也是最能锻炼你能力的。除去个人自身能力，还有领导才能，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强者需具备的。你现在请求卸掉这个职务，是怕了？”

激将法？好家伙，还真对我做过研究呢，知道这招对我有用，可在来之前我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了。深吸了口气，扬开声铿锵有力道：“报告指挥官，我不怕。但我认为一个强者更需要的是认定自己的位置，我们每一个队员就好比矛和盾，合格的队长是一面最坚固的盾，不仅要能够排兵布阵，更要学会扬长避短。我自认自己还没做到这么好，所以我愿意化身为最尖锐的矛，来刺破敌军的盾。”

屋内陷入沉默，我没有避开他的目光，而是直面迎视。黑眸中有什么一闪而过，快得让我抓不住，最终他只道：“先回去，这事我考虑下，明天宣布答案。”

“是。”转身之际又听他道：“还有。”我连忙又转回来，笔直站好，以敬仰之姿看他，心道莫不是要夸奖我刚才那番言论？夸奖我吧，适当的赞美也是一种鼓励，我绝对承受得住。

哪知，他说：“以后有事汇报赶早，不要深更半夜，知不知道会影响别人休息？”

呃，我赧然了，不乘天黑风高之夜，怎么借机与你搭讪呢？心里贼溜溜地这么想，表面却再正经不过：“抱歉，指挥官，以后我会注意。”

等从他屋里出来后，我抬头看了看天，黑茫茫，夜朦胧，挺好的天气啊。

隔日，许子杰宣布了答案，接受我的卸任，任命组内另一名队员为队长。我心雀跃，终于卸掉那个重担了，以后可尽情发挥我所长了，再不用受那队长的限制。

当我们被淘汰剩五名组员时，迎来了一次正规演练。

届时我参加这个集训已经十个月了，不管从历练上还是能力上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残酷的成长。中间，我受到过赞美，也受到过批评，还有过质疑，但最终我以坚忍之姿站在那位置上牢牢不动。

队长在分派任务时，我主动申请充当先锋部队。说过要做最锋利的矛，那就务必要将尖端直捣敌心。但没想到，这一次的演练会发生残酷的意外。当强劲的身影飞扑在我身上，沉沉将我压在身下时，耳旁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！

雷区误判，仿真雷提前爆裂！那霸道的冲击力使我浑身发疼，耳膜鼓动失聪，脑袋晕眩。可我没忘记压在身上护住我的人，是许子杰。奋力想要翻身，却被他紧紧压住：“别动！可能还会爆炸！”听惯了他高昂冰质的嗓音，此时轻得像在呢喃，还有隐藏的喘息。我顿时急了，但用尽了全力也翻不开他，整个人如座山一般重重压着我。

当外围队员赶到，将他从我身上搬开时，我艰难地撑起身去看，只见他双目紧闭、满面漆黑地趴在地上，整个背部的衣装都成了焦灰，隐隐可见底下的血肉模糊。

在我们的四周，散落着碎片，焦黑一片。如果他没来救我，那么此刻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就是我！凝视的目光变得有些模糊，我眨了眨眼，又看清他了。

一片忙乱，我坐在原地看着他们拿担架将他快速抬离，视线越来越模糊了。

失去意识的瞬间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我苏敏光荣就义了。

当然，那只是纯粹想想。醒来时，入眼一片苍白，脑子有那么几秒是停止运作的，昏昏然不知身在何处。醒过神后，从匆匆赶来的小叔叔口中得知，许子杰被送往市级大医院急救，而我不过是轻微脑震荡，躺在医疗室中。

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小叔叔颌首同意带我前去探看。抵达医院时，小叔叔已经通过电话联络医院那边，大致了解了救治情况。我在旁削尖了耳朵，听了大半内容，心沉到底。

所有的信息都只有四个字：生命垂危！

而且似乎中间还出现过反复，许子杰接连两次被推进了急诊室，目前仍在昏迷中。我的心情也只剩四个字形容：心急如焚！

冲上医院长廊，远可见那处急症病房前，小婶婶凝目在玻璃窗内。她的身旁站了个人，我没心思去分辨旁人，只从小婶婶脸上哀戚的神色判断：他不好。

心在隐隐作痛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为一个人心疼难过的感觉。

由着小叔叔揽我一直走到跟前，他们的目光转过来。我没心思关注他们之间的暗波涌动，在看清玻璃窗内躺着的人后，就再也抽离不了视线。不敢相信，那个高高在上、坚挺强大的男人，如今却浑身插满管子，奄奄一息躺在那里。

忍不住往前走了两步，听到自己用干涩的嗓子问：“能告诉我，指挥官怎么样了？”

哪知不问还好，一问小婶婶就用质问的口气对我道：“他怎么样你看不到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会躺在那里生死未卜？”我从上到下都如被冰水浇透般冰凉，禁不住往后退了一步，身体微微发颤。从出事到现在，我的思绪一直紧紧牵挂着许子杰的伤势，根本没意识到责任问题。

被小婶婶这一质问，顿然窒息，只敢小声回：“我不知道的，当时是我太鲁莽了。”

小叔叔自小就疼我，有时候比老爹还要宠我，他安抚地拍我肩膀，却对小婶婶冷了声。两人在医院走廊上争吵起来，我见到了小叔叔冷漠的一面，也见到了小婶婶咄咄逼人的一面。

在印象中，小婶婶从来都是优雅、高贵、美丽的代名词，那时她与小叔叔论及婚嫁时，我跑去偷看她，心里那叫一个羡慕啊！那种纤柔的气度是我苏敏这辈子都学不来的。

而如今，这个柔和的女子却如一把尖刀般锐利，指的是我，对峙的却是小叔叔。

最后我拽着小叔叔的衣袖，轻声要求：“小叔叔，我们先走吧。”愧疚早已无济于事，我只能退守在旁默默等着赎罪。

转身时我愣住，一个恬静的女子怀中抱着婴儿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们，视线相碰那刻，我立时认出来了。她不就是那天来基地找许子杰的姑娘吗？不怪我对她印象深刻，而是统共就这么个假想情敌，能记不住嘛。

还有一次，半夜我睡不着出营地遛弯儿，远远看到某个熟悉的身影坐在草地上。出于本能地对光源靠近，我悄悄绕到旁边，离他有好几米远，借着草丛匍匐下来窥望。

发现他手上拿着一部手机，目光专注地盯在上面。以我20的视力眯起眼，看清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主角正是眼前的这位。目光移向她怀中的婴孩，心上一空，那孩子不会是许子杰的吧？这……这……太惊悚了！

肩上一紧，“小敏？”小叔叔的声音在旁提醒，我恍惚着心神移开目光，抬步而走。进入电梯，我敛去杂乱的思绪，向小叔叔提议：“咱们去找医生了解下情况吧。”从小婶婶那儿想要知道点什么，一个字：难。她情绪太激动了。

小叔叔沉目看我，眸中的幽光微微泛寒：“小敏，他的情况刚才路上的时候，你也从电话里听到了。你不觉得关心得有些过头了吗？”

“我哪有？”慌乱地避开那目光。如果小叔叔知道我对许子杰的想法，会不会直接把我给灭了？最后小叔叔只冷冷丢了句话给我：“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等小叔叔独自开车离去后，我站在原地回味这句话。从认识到现在，不算短的时间，当初对他带着点好奇还有英雄主义的崇拜，但参加这次集训我却一点都没后悔。心没有比此刻更加坚定，我喜欢他，所以想离他很近。

我悄悄待在角落里守着，一刻都不愿离开。终于等来了好消息，他醒了。

但我始终不得门而入，最后是那疑似假想情敌的姑娘，与许子杰的堂兄许子扬走到我跟前，说同意我进病房去看他，这时小婢婢已经离开。从之前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得知，她叫余浅，她抱着的孩子是身旁这个男人的，他们是一对。

在解除了情敌警报后，我对他们感激涕零。

走进病房的那一刻，双脚是颤抖的。抬眼间就与许子杰的视线对上，幽深晦暗不见底，心漏跳了一拍，硬着头皮走过去，刚要开口就被他冷声呵斥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他的嗓音因为气虚而少了以往的坚硬，可语气却很冷，目光也很冷，仿佛看待陌生人。我觉得自己又有些戾了，一面对他，气势上就弱了。冷硬的目光将我凌迟了个遍后，他缓缓道：“苏敏，你的集训完成了？”

集训？都出了这事还提什么集训啊。“这不是你为救我受伤了嘛，所以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又被他给打断：“所以你就可以擅离岗位？苏敏，你把营地当自己家了？想走就走？”

这什么跟什么，憋屈地回嘴：“我哪有？”

“没有吗？那你为什么会站在这里？你可知道这个名额有多重要，有多少人想要成为行动中的一员？不要以为苏沐天是你父亲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！”

言辞犀利，毫无情面！即使气息不稳，一长串话下来都微微喘息，也将我训得面色发白。

我就知道他对我进猎鹰行动有意见，可是没想到他这时候来跟我算这笔账。本就因无法进门来看他积存了一肚子的委屈，又被他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，顿有点酸涩感，强带笑容道：“总指挥，这次你为救我而受重伤，我只是想来看看你，那些事就